歐陽修集/卷0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外集卷十九 ◄

歐陽修集
卷七十·居士外集卷二十

► 居士外集卷二十一

書二十首

【答徐無黨第一書】

修白。人還，惠書及《始隱》、《書論》等，並前所寄《獲麟論》文，辭馳騁之際，豈常人筆力可到？於辨論經旨，則不敢以為是。蓋吾子自信甚銳，又嘗取信於某，苟以為然，誰能奉奪？凡今治經者，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，而為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。今於經外又自為說，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，不若沙土盡去，則水清而明矣。

魯隱公南面治其國，臣其吏民才十餘年，死而入廟，立謚稱公，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？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凡與諸侯盟會、行師、命將，一以公書之，於其卒也，書曰「公薨」，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？據《經》，隱公立十一年而薨，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，公羊、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跡，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？仲尼曰「吾其為東周乎」，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，何相反之甚邪！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，誠以是也。秋初許相訪，此不子細，略開其端，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。不宣。某書白。

【答徐無黨第二書〈慶曆三年〉】

修再拜白。前夜自外歸，燈下得吾子書，言陳烈事。亟讀之，未暇求陳君之所為，猶愛吾子辭意甚質，徑知吾子之有成，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。修亦粗塞責，不

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。甚善甚善。

修今歲還京師，職在言責，值天下多事，常日夕汲汲，為明天子求人間利病，無小大，皆躬自訪問於人。又夏大暑，老母病，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，得少如前歲之樂。自入京來，便聞陳君之名，數以問於人，多不識，今得吾子所言，如見其面矣。幸母病今已愈，望時過，且謀共見陳君。

【與陳之方書】

某白陳君足下。某憂患早衰之人也，廢學不講久矣。而幸士子不見棄，日有來吾門者，至於粹然仁義之言，韙然閎博之辯，蔚然組麗之文，閱於吾目多矣。若吾子之文，辯明而曲暢，峻潔而舒遲，變動往來，有馳有止，而皆中於節，使人喜慕而不厭者，誠難得也。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，然盡某所見，如吾子之文，豈一二可數哉？為而不止，行而必至，畜厚而發益遠。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，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，可一二而數也。某老矣，心耗力憊，有所不能，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，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。姑奉此為謝。

【與集賢杜相公書〈慶曆四年秋〉】

修皇恐頓首。三兩日，不審尊體動止何似。某被催赴任，不得躬造門下，豈勝戀戀之誠！保州叛卒，必欲招之，而外不退兵，雖使忠臣孝子，不免疑惑。今又聞有築城之請，雖知朝廷不以為是，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，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，遂不請而便宜從事，脫有敗誤，則一方之事係天下安危。伏惟聰明，何以裁處？

某才薄力劣，不足以備急緩之用，若止於調發輸餉，此俗吏之所能為，故自請願與田、李共議兵事，至今寢而不報。內竊自度，不報誠宜。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，而托以用才於外，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，何以解言者之惑哉？此某之不可諭也。秋暑尚繁，伏惟為國自重。

【與田元均論財計書〈皇祐二年〉】

修啟。承有國計之命，朝野欣然。引首西望，近審已至闕下。道路勞止，寢味多休。弊乏之餘，諒煩精慮。建利害、更法制甚易，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，則實難；裁冗長，塞

僥幸非難，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，則不易。為大計，既遲久而莫待；收細碎，又無益而徒勞。凡相知為元均慮者，多如此說，不審以為如何？但日冀公私蒙福爾。春暄，千萬為國自厚。不宣。修再拜。

【答陳知明書〈皇祐二年〉】

修再拜啟。人至，辱書，有秦燕玉馬之說，何其謙之甚邪！某昨在廣陵，一相見於眾人中，未有相知之意，及食，將撤案，方接足下以言，而始知其非眾人也。然尚不暇少留，以盡修之所欲得者，後常以為恨也。去年辱書於潁，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，於是判然以為士之相知，或相望於千里，或相追於異世，知其道而已，不必接其跡也，則廣陵之不留，無足以為恨。此前書所道，勤勤備矣。

某於足下，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，然後以為知也明矣。蓋嘗辱示詩及書，讀而愛之不已，以謂閎博高深，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，雖得之多，宜不厭也。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，譬之垂涎已啖一臠之味，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，何足怪哉！幸足下無惜。

【又答宋咸書〈至和三年〉】

某啟。去年冬承惠問，時以奉使契丹，不皇為答。茲者人至，辱書，豈勝感愧。某區區於此，無補當時，徒於京師大眾中，汩汩人事，舊學都廢，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。惟吾子不以甘榮祿、走聲利之徒見待，時有所教，幸甚幸甚。天日之高，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，而自古至今，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，得其如此。故時亦有差者，由不得其真也。聖人之言，在人情不遠，然自戰國及今，述者多矣，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，以前人未得其真也。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，庶幾得者多而近是，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。足下以為如何？倘或不然，當賜教。向熱，為政外自重，以副所懷。不宣。某再拜。

【答李大臨學士書〈皇祐二年〉】

修再拜。人至，辱書，甚慰。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，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。修在滁之三年，得博士杜君與處，甚樂，每登臨覽泉石之際，惟恐其去也。其後徙官廣陵，忽忽不逾歲而求潁，在潁逾年，差自適，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，未嘗輒一日於心也。今足下在滁，而事陳君與居。足下知道之明者，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，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，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，必與賢者共，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。

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，而有小異者。修不足以知道，獨其遭世憂患多，齒發衰，因得閑處而為宜爾，此為與足下異也。不知足下之樂，惟恐其去，能與修同否？況足下學至文高，宜有所施於當世，不得若某之戀戀，此其與某異也。得陳君所寄二圖，覽其景物之宛然，復思二賢相與之樂，恨不得追逐於其間。因人還，草率。

【與王深甫論世譜帖】

修啟。惠借《顏氏譜》，得見一二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，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。自五代迄今，家家亡之，由士不自重，禮俗苟簡之使然。雖使人人自求其家，猶不可得，況一人之力，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，能如所示者，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。《顏譜》且留，愚有未達，須因見過得請。《集古錄》未始委僮奴，昨日大熱，艱於檢尋，今送，不次。修再拜。

【與王深甫論裴公碣〈嘉祐八年〉】

修啟。辱示，承旦莫體佳。高陽說如此，為得之矣。載初元年正月，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，當與永昌同年。天授庚寅，載初己丑爾。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，凡十五年，使自武德不除周年，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，除周年，則大曆乙卯為一百四十年。乙卯，大曆十年也，哥舒晃事在八年。又江西出兵，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，此又可疑。前日奉答後再將校勘，卻未敢書，更俟麵議也。蓋江西出嶺，路絕近，次則出湖南，已為稍遠，就令出明州，非江西可節制也。病嗽無悰，姑此為報。修頓首。

【再與王深甫論裴公碣】

修啟。蒙疏示，開益已多，感服何已！唐除周歲，誠如所諭，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，則大曆八、九年後，儆為明守而密代之，以年數推之，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。但恐除周之年，前人未必如此，難以臆斷為定，當兩載之，使來者自擇也。高陽門徒之說，恐便是高陽人，未知何如？《郭子儀家傳》等先送，碑當續馳。修再拜。

所推誠好，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，恐未必然也。則天是天授中改周，惟復是載初，相較亦只一年爾。

【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〈景祐□年〉】

修啟。辱教甚詳，蒙益不淺。所疑所論，皆與修所考驗者同。今既疑之，則欲著一小論於傳後，以哀其忠，如此得否？修之所書，只是變賜死為見殺，於憲無所損益。憲初節其明，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，已失此節，則見殺與賜死同爾。其心則可喜，但舉措不中爾。更為不見《張昭傳》中所載，或為錄示，尤幸。目痛，草草不次。修再拜。

莊宗月一日遇弒，存霸在河中聞變，走太原見殺，而憲亦走忻州。明宗初三日入洛，十日監國，二十日即位，憲二十四日死，初以此疑之。又本傳言明宗郊天，憲得昭雪，則似非明宗殺之。更為思之，如何？

【再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】

修啟。辱教，益詳盡，多荷多荷。存霸奔太原，人言其馬秋鞦斷，疑其戰敗而來，存霸乃以情告，仍自髡，衣僧衣，見符彥超曰：「願為山僧，望公庇護。」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，為軍眾所殺，若此，則憲似知莊宗已崩，據張昭勸憲奉表，則知新君立明矣。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。此意可喜，而死不得其所爾。食後見過，更盡高議，可乎？修再拜。

【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】

修啟。信宿為況清佳。前日貪奉笑言，有一事數日欲咨問，偶忘之。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，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，是日君臣集會，其儀甚盛。而其說不經，不知起自何帝，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，略與批示其時為幸。修再拜。

中間嘗罷，後又復行，復行恐是憲宗朝，亦不記子細。

【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〈嘉祐二年〉】

修啟。專人至，辱書，伏承暑熱，孝履支福，深慰企想。所要方字，終不曾得的實葬日，以謂卜日尚遠，遂未曾銓次，忽辱見索，亦莫知葬其遠近。為一兒子患傷寒，三次勞發，已一月在床，虛乏可憂。日夕憂迫，心緒紛亂，不能清思於文辭，縱使強為之，辭亦不工，有玷清德。如葬其逼，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。修雖遲緩，當自作文一篇

記述。平生知己，先相公最深，別無報答，隻有文字是本職，固不辭，雖足下不見命，亦自當作。然須慎重，要傳久遠，不鬥速也。苟粗能傳述於後，亦不必行，況治命不用邪？若葬期未有日，可待，即尤好也，然亦隻月十日可了。若以愚見，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為便，緣修文字簡略，止記大節，期於久遠，恐難滿孝子意。但自報知己，盡心於紀錄則可耳，更乞裁擇。

范公家神刻，為其子自增損，不免更作文字發明，欲後世以家集為信，續得錄呈。尹氏子卒，請韓太尉別為墓表。以此見朋友、門生、故吏，與孝子用心常異，修豈負知己者！範、尹二家，亦可為鑒，更思之。然能有意於傳久，則須紀大而略小，此可與通識之士語，足下必深曉此。但因葬期速，恐倉卒不及，遂及斯言也，幸察。京師區區中，日為病患憂煎，不時遣人致問。夏熱，節哀自愛。

【再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〈嘉祐二年〉】

修啟。秋涼，不審孝履何似？前於遞中辱書，所示誌文今已撰了，為無得力人，遂托李學士送達。修愚鄙，辱正獻公知遇，不比他人。公之知人推奬，未有若修之勤者；修遇知己，未有若公知之深也。其論報之分，他事皆云非公所欲，惟紀述盛德，可以盡門生故使之分。然以衰病，文字不工，不能次序萬分之一，此尤為愧恨也。然所紀事，皆錄實，有稽據，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。其他常人所能者，在他人更無巨美，不可不書，於公為可略者，皆不暇書。〈如作提刑斷獄之類。〉然又不知尊意以為何如？苟見信，甚幸，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，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。刻石了，多乞數本，為人來求者多。葬事知定十月，不知何人篆蓋？早了為善，昨禮院定謚曰正獻。〈清白守節曰貞，今曰正，避御名，音同所改也。文賢有成曰獻，義兼文節，文正矣。〉知己今不可得，每臨公事，但知感涕爾。漸寒，侍親千萬節哀自愛。不宣。修再拜。

【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】

入閣之禮，起自何年，〈閣是何殿？〉開延英，亦起何年？五日一起居，遂廢正衙不坐，起何年？三者，孤陋所不詳，乞示其本末。

修啟。辱示，其煩尊用。然得以開釋未悟，其幸尤多，感刻、感刻。問此一事，本為明宗置內殿起居，又復入閣，當時緣昭宗朝誤繆，不合故事也。朔望宣政一事，尤失紫宸入閣本制也。〈然不見初起年代。〉今乃入閣卻御前殿，〈此自昭宗失之。〉延英之對

與入閣合儀，〈亦自昭宗失之。〉起居而廢正衙，〈自明宗失之，至今遂爾。〉含元大殿，〈大朝會。〉宣政常朝，〈謂之正衙。本為玄宗朔望以陵寢薦食，不復御正殿，始於便殿召入宰臣本已下，此入閣之漸。今雲朔望禦宣政殿，大失之矣。〉延英便殿，〈亦謂入閣，乃五日一開，與宰臣議事，宣政立而奏事訖，賜坐茶湯。延英賜坐而論事，蓋漸密而漸親也。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延英入閣，仍於一度開延英，一日行之。〉前殿入閣，〈唐末，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閣，自後唐至國朝，並於文明殿行入閣皆非便殿。或指朔宣正為入閣，尤誤說也。〉修於史已不熟，於制度又不熟，乞為參詳之。

【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目序書〈嘉祐八年〉】

修啟。鄙在河朔，不能自閑，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，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，莫不皆有。中間雖罪戾擯斥，水陸奔走，顛危困踣，兼之人事吉凶，憂患悲愁，無聊倉卒，未嘗一日忘也。蓋自慶曆乙酉，逮嘉祐壬寅，十有八年，而得千卷，顧其勤至矣，然亦可謂富哉！竊復自念，好嗜與俗異馳，乃得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，惟恐不及，是又可笑也。因輒自敘其事，庶以見其志焉。

然顧其文鄙意陋，不足以示人。既則自視前所集錄，雖浮屠、老子詭妄之說，常見貶絕於吾儒者，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，何哉？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？然則字書之法雖為學者之餘事，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。若浮屠、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，乃直以字畫而傳，是其幸而得所托爾，豈特有助而已哉？仆之文陋矣，顧不能以自傳，其或幸而得所托，則未必不傳也。由是言之，為仆不朽之托者，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。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，或聞斯說，謂宜有不能卻也，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。伏惟幸察。

【與樂秀才第一書〈景祐三年〉】

某白秀才樂君足下。昨者舟行往來，皆辱見過，又蒙以所業一冊，先之啟事，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。某年始三十矣，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才七年，而官僅得一縣令，又為有罪之人，其德、爵、齒三者，皆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，此其所以為慚。自冬涉春，陰泄不止，夷陵水土之氣，比頻作疾，又苦多事，是以闕然。

聞古人之於學也，講之深而言之篤，其充於中者足，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。譬夫金玉之有英華，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為，而由其質性堅實，而光輝之發自然也。《易》之《大畜》曰：「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」謂夫畜於其內者實，而後發為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。

故其文曰「君子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」，此之謂也。古人之學者非一家，其為道雖同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。孔子之係《易》，周公之作《書》，奚斯之作《頌》，其辭皆不同，而各自以為經。子遊、子夏、子張與顏回同一師，其為人皆不同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。今之學者或不然，不務深講而篤信之，徒巧其詞以為華，張其言以為大。夫強為則用力艱，用力艱則有限，有限則易竭。又其為辭不規模於前人，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，鮮克自立。此其充於中者不足，而莫自知其所守也。

竊讀足下之所為高健，誌甚壯而力有餘。譬夫良駿之馬，有其質矣，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，節以和鑾而行大道，不難也。夫欲充其中，由講之深，至其深，然後知自守。能如是矣，言出其口而皆文。修見惡於時，棄身此邑，不敢自齒於人。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，以賢明方正見待，雖不敢當，是以盡所懷為報，以塞其慚。某頓首。

【代曾參答第子書〈不類公作，今附書末。〉】

參白諸足下。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，以有子之貌似夫子，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，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？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。

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？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，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，秋能有成而不能有斂也，斂之者其在冬矣。自生民以來，有大聖德，居大聖位，而作法以濟世者，類不過八九。三皇經始之，五帝纘明之，禹、湯、文、武該洽之，周公祖述之。經始者春也，纘明之，該洽之者夏也，祖述之者秋也。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，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。前聖之所未立者，俾夫子立之；前聖之所未作者，俾夫子作之。上規聖明，下救淪壞，垂之百王而不變，稽之千古而不疑。雖百周公、百堯舜復出於世，亦無以過夫子也。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，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。

吾以謂夫子之道，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皓皓乎不可尚已！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？幸而生於時，得以登其門，望其堂，而傳其道，以光榮其身。吾與諸足下猶眾無名之星也，夫子猶日月之明也，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，雖積累萬數，吾未見其可，況一焉而已乎！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？天則有一冬，而諸足下有二冬乎？苟有子升夫子之席，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，斂衣而立，負牆而請，當是時，有子能勿愧乎？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。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，有所辨而不能斷，嘩然而往，默然而來，鏗然而叩，寂然而應，當是時，有子能勿慚乎？吾又知彼之必慚也。昔者吾友子淵，實有聖人之德，不幸短命，前夫子而死。使子淵尚在，而設之於夫子之席，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。足

下以有子之道義，孰與子淵？德明而仁備，孰與子淵？夫子稱而歎之，孰與子淵？群弟子服其為人，孰與子淵？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，孰與子淵？是數者皆無一可，而獨以其容貌之似，而欲升師之席，竊師之位，不亦難乎！

夫容貌之似者，非獨有子也，陽虎亦似矣。如欲其大似，則當以陽虎為先，奚先於有子哉？諸足下果欲何邪？復欲睹夫子之容乎？復欲聞夫子之道乎？如止欲睹夫子之容，則圖之可也，木之可也，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？如必欲聞夫子之道，不可以苟而已也。

且吾聞之：師其道，不必師其人；師其人，不必師其形。如欲師其道，則有夫子之六經在，《詩》可以見夫子之心，《書》可以知夫子之斷，《禮》可以明夫子之法，《樂》可以達夫子之德，《易》可以察夫子之性，《春秋》可以存夫子之志。是之弗務，而假設以為尚，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。且昔夫子果何師哉？師堯、舜者也，師文王者也，師周公者也。惟曰師其道而已，未聞其假設而師之，則似堯、舜者，似文王者，似周公者，終身而不得見矣。苟不見其人，則亦弗師其道乎？夫麟之於獸也，鳳之於鳥也，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。不幸而麟以死，鳳以亡，則亦假設而為之乎？諸足下盍姑止，不然吾恐萬世之後，完口者寡矣。死而無知則已，如其有知，則子淵、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。諸足下其思之！不宣。參白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